

知堂回想录下

ZhiTangHuiXiangLu

周作人 著

我是一个庸人，只因偶然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
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

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
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罢”，

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

知堂回想录下

ZhiTangHuiXiangLu

周作人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卷

- 一 缘起 ... 3
- 二 老人转世 ... 4
- 三 风暴的前后（上）... 6
- 四 风暴的前后（中）... 9
- 五 风暴的前后（下）... 10
- 六 避难 ... 11
- 七 关于娱园 ... 13
- 八 书房 ... 14
- 九 三味书屋 ... 16
- 一〇 父亲的病（上）... 18
- 一一 父亲的病（中）... 20
- 一二 父亲的病（下）... 21
- 一三 炼度 ... 23
- 一四 杭州 ... 25
- 一五 花牌楼（上）... 26
- 一六 花牌楼（中）... 28
- 一七 花牌楼（下）... 30
- 一八 四弟 ... 32
- 一九 县考 ... 34
- 二〇 再是县考 ... 35
- 二一 县考的杂碎 ... 37

二二 县考的杂碎 (续) ...	39
二三 义和拳 ...	40
二四 几乎成为小流氓 ...	42
二五 风暴的余波 ...	44
二六 脱逃 ...	47
二七 夜航船 ...	48
二八 西兴渡江 ...	50
二九 拱辰桥 ...	52
三〇 青莲阁 ...	54
三一 长江轮船 ...	55
三二 路上的吃食 ...	58
三三 南京下关 ...	59
三四 入学考试 ...	61
三五 学堂大概情形 ...	63
三六 管轮堂 ...	64
三七 上饭厅 ...	66
三八 讲堂功课 ...	67
三九 打靶与出操 ...	69
四〇 点名以后 ...	70
四一 老师 (一) ...	72
四二 老师 (二) ...	73
四三 风潮 (一) ...	75
四四 风潮 (二) ...	77

四五 考先生 ...	79
四六 生病前 ...	81
四七 生病后 ...	82
四八 祖父之丧 ...	85
四九 东湖学堂 ...	87
五〇 东湖逸话 ...	90
五一 我的新书（一）...	92
五二 我的新书（二）...	94
五三 我的笔名 ...	96
五四 秋瑾 ...	98
五五 大通学堂的号手 ...	99
五六 武人的总办 ...	101
五七 京汉道上 ...	103
五八 在北京（一）...	105
五九 在北京（二）...	106
六〇 北京的戏 ...	108
六一 鱼雷堂 ...	109
六二 吴一斋 ...	111
六三 五年间的回顾 ...	113
六四 家里的改变 ...	115

第二卷

- 六五 往日本去 ... 121
- 六六 最初的印象 ... 122
- 六七 日本的衣食住（上）...125
- 六八 日本的衣食住（中）...127
- 六九 日本的衣食住（下）...129
- 七〇 结论 ... 131
- 七一 下宿的情形 ... 132
- 七二 学日本语 ... 134
- 七三 筹备杂志 ... 136
- 七四 徐锡麟事件 ... 138
- 七五 法豪事件 ... 140
- 七六 中越馆 ... 141
- 七七 翻译小说（上）...144
- 七八 翻译小说（下）...145
- 七九 学俄文 ... 147
- 八〇 民报社听讲 ... 149
- 八一 河南——新生甲编 ... 151
- 八二 学希腊文 ... 152
- 八三 邬波尼沙陀 ... 154
- 八四 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 156
- 八五 蒋抑卮 ... 158

- 八六 弱小民族文学 ... 160
- 八七 学日语(续) ... 161
- 八八 炭画与黄蔷薇 ... 164
- 八九 俳谐 ... 166
- 九〇 大逆事件 ... 168
- 九一 赤羽桥边 ... 171
- 九二 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 172
- 九三 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 174
- 九四 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 178
- 九五 望越篇 ... 181
- 九六 卧治时代 ... 184
- 九七 在教育界里 ... 186
- 九八 自己的工作(一) ... 188
- 九九 自己的工作(二) ... 190
- 一〇〇 自己的工作(三) ... 192
- 一〇一 自己的工作(四) ... 194
- 一〇二 金石小品 ... 197
- 一〇三 故乡的回顾 ... 198

第三卷

- 一〇四 去乡的途中(一) ... 205
- 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二) ... 207

- 一〇六 从上海到北京 ... 209
- 一〇七 绍兴县馆 (一) ... 211
- 一〇八 绍兴县馆 (二) ... 213
- 一〇九 补树书屋的生活 ... 216
- 一一〇 北京大学 ... 218
- 一一一 往来的路 ... 220
- 一一二 复辟前后 (一) ... 222
- 一一三 复辟前后 (二) ... 225
- 一一四 复辟前后 (三) ... 227
- 一一五 蔡子民 (一) ... 229
- 一一六 蔡子民 (二) ... 231
- 一一七 蔡子民 (三) ... 234
- 一一八 林蔡斗争文件 (一) ... 235
- 一一九 林蔡斗争文件 (二) ... 237
- 一二〇 林蔡斗争文件 (三) ... 240
- 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 (一) ... 244
- 一二二 卯字号的名人 (二) ... 246
- 一二三 卯字号的名人 (三) ... 248
- 一二四 三沈二马 (上) ... 251
- 一二五 三沈二马 (下) ... 253
- 一二六 二马之余 ... 255
- 一二七 五四之前 ... 257
- 一二八 每周评论 (上) ... 260

一二九 每周评论(下) ...	262
一三〇 小河与新村(上) ...	265
一三一 小河与新村(中) ...	267
一三二 小河与新村(下) ...	269
一三三 文学与宗教 ...	272
一三四 儿童文学与歌谣 ...	274
一三五 在病院中 ...	277
一三六 西山养病 ...	280
一三七 琐屑的因缘 ...	282
一三八 爱罗先珂(上) ...	285
一三九 爱罗先珂(下) ...	287
一四〇 不辩解说(上) ...	290
一四一 不辩解说(下) ...	292
一四二 吗嘎喇庙 ...	294
一四三 顺天时报 ...	297
一四四 顺天时报(续) ...	299
一四五 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	303
一四六 女师大与东吉祥(二) ...	305
一四七 语丝的成立 ...	308
一四八 五卅 ...	310
一四九 三一八 ...	312
一五〇 中日学院 ...	315
一五一 东方文学系 ...	317

一五二 东方文学系的插话 ... 319

一五三 坚冰至 ... 322

一五四 清党 ... 325

第四卷

一五五 北大感旧录（一）——辜鸿铭 ... 331

一五六 北大感旧录（二）——二刘申叔，三黄季刚 ... 333

一五七 北大感旧录（三）——四林公铎 ... 335

一五八 北大感旧录（四）——五许守白，六黄晦闻，七孟心史 ... 338

一五九 北大感旧录（五）——八冯汉叔 ... 341

一六〇 北大感旧录（六）——九刘叔雅，十朱遏先 ... 343

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十一胡适之 ... 345

一六二 北大感旧录（八）——十二刘半农 ... 348

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十三马隅卿 ... 351

一六四 北大感旧录（十）——十四钱玄同 ... 354

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一）——续前 ... 356

一六六 北大感旧录（十二）——十五蔡子民 ... 360

一六七 道路的记忆（一）... 364

一六八 道路的记忆（二）... 367

一六九 女子学院 ... 370

一七〇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 372

一七一 北伐成功/377

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	380
一七三 打油诗 ...	383
一七四 日本管窥 ...	387
一七五 日本管窥 (续) ...	389
一七六 北大的南迁 ...	391
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 ...	394
一七八 从不说话到说话 ...	398
一七九 反动老作家 (一) ...	400
一八〇 反动老作家 (二) ...	404
一八一 先母事略 ...	409
一八二 监狱生活 ...	413
一八三 在上海迎接解放 ...	416
一八四 我的工作 (一) ...	420
一八五 我的工作 (二) ...	423
一八六 我的工作 (三) ...	425
一八七 我的工作 (四) ...	429
一八八 我的工作 (五) ...	432
一八九 我的工作 (六) ...	435
一九〇 拾遗 (甲) ——小引 ...	439
一九一 拾遗 (乙) ——儿时 ...	441
一九二 拾遗 (丙) ——在杭州 ...	444
一九三 拾遗 (丁) ——大姑母 ...	448
一九四 拾遗 (戊) ——读小说 ...	451

一九五 拾遗（己）——读小说（续） ...	454
一九六 拾遗（庚）——遇狼的故事 ...	458
一九七 拾遗（辛）——我的杂学（一，二） ...	462
一九八 拾遗（壬）——我的杂学（三，四） ...	464
一九九 拾遗（癸）——我的杂学（五，六） ...	467
二〇〇 拾遗（子）——我的杂学（七，八） ...	470
二〇一 拾遗（丑）——我的杂学（九，十） ...	473
二〇二 拾遗（寅）——我的杂学（十一，十二） ...	476
二〇三 拾遗（卯）——我的杂学（十三，十四） ...	479
二〇四 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 ...	482
二〇五 拾遗（巳）——我的杂学（十七，十八） ...	485
二〇六 拾遗（午）——我的杂学（十九，二十） ...	489
二〇七 后记 ...	492

后 序 ... 495

编辑后记 ... 499

第三卷

一〇四 去乡的途中（一）

大概是在绍兴住得有点烦腻了，想到外边，其实是北京方面，找点别的事情做做看，也就是什么科员之类，这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总之是袁世凯势力很旺盛的时候吧，所以这事就一直搁下来了。查鲁迅的甲寅日记，在八月项下有记录道：

“十一日下午，得朱遏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

“十二日晚，覆朱遏先信。”这事在我的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大概鲁迅也不曾写信告知我，因为他知道我自揣没有能力到大学去教英文学，也无此兴趣的，所以也不用问我的意思怎样，便径自回信谢绝了。朱遏先是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同学八人之一，平常虽然不常往来，却是很承他的关切，壬子年在浙江教育司的位置，当初是课长随后改为视学，也是由他的介绍，这一回的事虽未成，但是其好意总是很可感谢的。其后过了两年，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遏先总是许季葦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子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候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

关于此次北行的事前的商谈，在我们的日记上都没有记载，只有鲁迅丁巳日记的二月项下，有这两条：

“十五日，寄蔡先生信。”

“十八日下午，得蔡先生信。”虽然没有说明事件，可能是关于这事的。二十日得北京十六日信，隔了三天特别寄一封快信去，此信于廿

八日到达北京，即日有一封信寄给我，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我在日记上记着四月四日接到北京的廿八日信之后，次日写着：

“五日上午，至中校访徐校长，说北行事。”隔了一个星期，又记道：

“十一日，得北京七日信，附兴业汇券九十，又挂号信一，内只《群强报》一片，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也。”这里我们查对鲁迅的日记，在四月七条下写道：

“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季葦买书泉州。”上文汇票九十元的来源是明白了，但是同时寄到那一封挂号的《群强报》呢？当初一看，似乎是有文章隐藏在后面，值得用显微镜看，或是化学药水去泡，仿佛是什么秘密文件似的，但是仔细的反复一想，这里的用意也就清楚的了解了。先祖介孚公当了二十多年的“京官”，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因此懂得北京的“听差”行学，有些简直可以和斯威夫忒的《婢仆须知》媲美，我因为得闻绪论，所以也就能够了解此种疑难问题了。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类附寄汇票的信件，照例应当挂号，而这却没有挂，这是一个要点。同时寄来的一封却是挂号信，而信内别无他物，只有《群强报》一片，《群强报》不《群强报》且不去管它，但这总就有了一张挂号回执了，这又是一个要点。两个要点归并在一起，这问题便解决了：寄信的听差忘记了挂号，就将报纸一片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可以消差，至于收件人得到这样怪信，将如何惊疑，则他是不管的了。日记里的话多少还有当时惊异的口气，但当时得到了解答，也就付之不问了。后来见到鲁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只是微笑，说我的推测是不错的，这正是“公子”所干的事。“公子”便是那时所用的听差的“别号”，因为他有那么从容不迫的态度，无论什么困难的事都有应付的办法，自己可以免于“老爷”的责骂，至于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如何在所不问的。这种高明的手法也只是在“辇毂之下”才有，若是绍兴小地方，那还似乎没有，所以在《阿Q正传》里边，也还缺少这种人物，作者不曾借用“公子”，也正是他描写忠实的地方吧。

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二）

我将离去绍兴的一个月以前，那个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终于去世了。他的顽固和迷信都是小事情，顶不行者是假道学，到得晚年便都暴露出来，特别是关于女色方面，所以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中间，著者“观鱼”是椒生公的胞侄，也只有感慨的说道：

“但他到了将近古稀的时候，突然的变了，一反以前的道学面孔，竟至沦于荒谬。”他的儿媳本来并不是怎么的好，现在却更为家人所看不起，于二月廿一的夜里死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死的，入敛的时候亲丁都借口避忌，躲了开去，只剩下我们几个疏远的本家在场送殓，“中”字派芹侯的次子仲皋，也是椒生公的侄辈，人甚洒脱有趣，看见入敛时无人给死人“捧头”，这本是儿子的职务，他就笑着自告奋勇说：

“暂且由我来当临时的孝子也罢。”次日他的儿子仲翔叫我替他做一副联，那时就给他杂凑道：

“数十年鞠养劬劳，真是恩并昊天，至今饱食暖衣，固无弗尽由慈荫。廿余日淹留床箠，遽尔痛兴风木，并此吸粟饮水，亦不容长报春晖。”我自己也做了一副，于第三日送过去，其词曰：

“白门随侍，曾几何时，忆当年帷后读书，窃听笑言犹在耳。玄室水潜，遂不复返，对此日堂前设奠，追怀警欷一伤神。”他的一生纯是为假道学所害，在南京的时代尝同伯升给他起一个诨名是“圣人”，觉得这个名字很得要领，实在可以当做他的谥法用了。我于三月廿七日由绍兴起程往宁波，是日恰值椒生公的“五七”，中午往拜后，随于傍晚下船往曹娥去了。

我将启行的前两天，第五中校的同事十四人为我饯别于偏门外快阁的花园。饯行也是平常的事，似乎不值得记，我在这里记的是那地方，因为据今人尹幼莲在《绍兴地志述略》第十四章里所说：